

若水之殇

牛升培 著

作家出版社



若水之殇

牛升培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台观系列(一)①清水河②若水之殇③飞行的头颅 / 李巨怀 牛升培 张湛林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9(格调文丛)

ISBN 978-7-5063-8520-6

I.金… II.①李②牛③张… III.文化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858.16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999892 号

书 名:若水之殇

作 者:牛升培

出 版:作家出版社

发 行:作家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邮编:10012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刘 昕

出版监审:刘 枫

版式设计:张亚丽

责任编辑:钱 英

图文编辑:侯秀芬

策划统筹:王海峰

印 刷:本社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375 印张 127.5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63-8520-6/I.678

定 价:30.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去年秋日的一个下午，在太白青峰峡水电站的招待所里，我有幸不经意地读到了长篇小说《若水之殇》的初稿。本来只打算在水电站呆个把小时，可当我闲聊中打开水电站老总罗西魁的电脑，看到这篇暂定名《秦殇》的小说稿时，计划却不由自主地改变了。吃晚饭的过程里，我也没离开电脑，我用两个多小时读完了小说《秦殇》的5万余字，不是不想读了，而是因为老罗的电脑里就只有这么多。老罗见我兴犹未尽，允诺说一定想办法让我看到完整的小说稿。

我在宝鸡工作好多年，联系的刚好是文教卫方面，因此许多本土作家我相当熟悉。罗西魁说作者是牛升培时，我非常感慨：这小子！还真的写出来了。读过他的诗、散文；还有小品、故事，感觉都很不错，有好多作品获了奖，记得他的大型戏剧《宝莲贡》还获得了省市两级二等奖；他的小品《土地爷辞职》也曾获省级二等奖；他还写过相声、快板、报告文学、做过电视专题片。我曾戏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杂家”，还讥讽他不会写小说，这厮当时没恼，只淡淡地应了句：“我会的，会写出小说的。其实，文化馆里要的就是杂家。”

当老罗说到牛升培与自己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小学毕业时，我记忆深处的一些片段逐渐清晰了：

罗西魁，虽然是个小学毕业生，但他曾在北京8341部队服役，为中央首长当过警卫；据说还差点儿当上中国驻外某大使馆的武官，因故未履任；改革开放以来，他在房地产业界搞得风生水起轰轰烈烈；后来激流勇退投资实业也获得了巨大成功。

牛升培，也是小学毕业生，他通过艰苦的自学，1979年考上了大

学,当年在扶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乡亲们都很亲切地叫他“状元”,这样子的称谓,不是因为他的高考成绩最高,而是因为张榜公布考生名单时,这位幸运的年轻人恰好排在了第一位。牛升培的名字很响亮呢!他的堂兄戴着写有牛升培名字的草帽去赶集,买菜时为了价格问题争得不亦乐乎,可当卖菜人看到草帽上的名字时,顿时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经过询问知道争斤论两的是自己心目中偶像的堂兄,当即慷慨表态:菜不要钱,送你了!围观群众“嗷”的一声笑了、散了,臊得牛升培的堂兄扔下一把零钱撒腿就跑。

罗西魁没有食言,龙年初春山桃花夭夭艳艳的日子里,他让我读到了长篇小说《秦殇》的全稿,不过,书名已改为《若水之殇》。问及书名为什么改时,罗西魁忒得意:与其说作者改书名不如说是我改。牛升培问我书名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得和《秦腔》差不了多少啊!你不就是想占人家大作家贾平凹的光吗!话刚落了点,那小子面红耳赤,双手抱拳连声最少嘟囔了五六个“不敢!不敢!”

《若水之殇》这书名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最先想到是,《道德经》里最著名的那四个字:上善若水。作者没有正面回应“殇”的内涵。我看呢,还是让大家在作品里结合各自的生活慢慢体味吧。

看得出来,作者对农村很熟悉(呵呵!毕竟12岁就当了人民公社社员,12年的老农民呢!),生活底子很厚重,驾驭语言的功底也算得扎实,字里行间热情洋溢地赞美着生活,赞美着改革开放,赞美着和谐社会。如此具有生活激情的人,假以时日,他一定能在文学创作方面给大家新的惊喜!

富君(宝鸡市人大副主任)

2012年5月

【一】

过去,于盛夏外出旅游不大受追捧,试想:坐在没有空调的班车里,蹒跚在尘土飞扬的崎岖山路上,呛人的汽油味和着令人作呕的汗臭味,你还能萌生旅游的惬意吗。其实,国人说旅游或者说享受旅游的历史绝不会超过10年。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国民范围绝不包括富豪阶层。

上周末,文化旅游局组织了商南两日游,天气很好,我们兴致也很高。

坐在豪华旅游大巴里,面对车窗外的酷热,我悠然生出许多感慨来:国人接受理解“旅游”这个概念,并欣然投入旅游,的确是近些年的事情,因为我们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真正摆脱贫困,逐步走向小康,也是近些年才有目共睹的突出社会现象。我记得农村上辈子的老人们经常用三字经的“勤有功、嬉无益”来告诫后生们,这里所说的“嬉”里便蕴含着“逛”的意思,什么是“逛”呢?“逛”大概就是“旅游”。在农村,当待嫁的姑娘打听介绍给自己的对象到底合适不合适时,如果有人正色对姑娘说:“那小子是个逛三!”,那么这桩婚事十有八九要夭折了,“逛三”就是不务正业的闲人,待嫁的姑娘怎能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逛三”呢?姑娘中意的肯定是脚踏实地老实本分的庄稼把式。假如你在农村呆过,大概也听到过“少不入川、老不越边”的古训。实际上所谓少不入川,是唯恐英俊潇洒的后生入川之后,沉湎于美女如云的温柔乡里,忘却了创业大计忘却了父老兄弟而不可自拔;所谓老不越边,则是顾虑老年人身体不支,因生计或其他缘由到了环境较差的关外,老死他乡而尸骨难还,客死他乡的孤

魂野鬼按照乡规竟然连祖坟都不能让进的。这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中是最不堪接受的事情，倘若谁家祖上出过这样的祸事，往往几代人在村上都说不起话。

车厢里突然爆发出的笑声，打断了我信马由缰的思绪，回头望去，只见四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正为一只误撞进车厢里的彩蝶的美艳而欢呼惊叫，这位不速之客似乎也意识到了人们的善意与惊喜，它不慌不忙的驻足在明亮的大玻璃窗上，轻轻扇动着绚丽多姿美艳妩媚的双翅，这令人悠然生怜的小精灵，用两只纤细的触角，面对百般呵护它的几位年轻人错落有致的舞动着，似乎在传递殷殷切切的款款问候。

“妈妈，我想看看小蝴蝶。”在征得妈妈同意后，一位约8、9岁的小姑娘蹑手蹑足地向彩蝶走去。小姑娘手中捧着的杂志翻开着的插页是一幅美不胜收的大草原风光照片，照片上的羊群安祥地徜徉在碧波荡漾的湖水旁，有几束素净的花儿迎风摇曳。我于昆虫学方面一窍不通，不知道小彩蝶有没有明亮的眼睛，但接下来的场景，却让偌大的车厢逐渐静了下来。小姑娘走近车窗，把翻开的杂志彩页缓缓的放在小彩蝶驻足的下方，这美丽的小精灵似乎非常体恤小姑娘的爱意，它那艳美无伦的双翅舒缓地舞动着，优雅的起飞吸引了车内所有人的视线。小精灵绕着小姑娘扎着漂亮蝴蝶结的头顶飞了一圈之后，轻轻地落在了那份捧在小姑娘手中的杂志上。小姑娘嘬起可爱的粉嘟嘟的小嘴回头向妈妈作了个鬼脸，专注地端详着小彩蝶，接着又顽皮的给它慢悠悠的吹了一口气。那个小精灵没有受到惊扰，兀自款款演绎着她曼妙的舞蹈，优雅地享受着小姑娘对他的爱抚。这时候小姑娘已走到了司机师傅的身后，她轻轻地唤了声“伯伯！”，是心灵相通抑或是细心的师傅早已从后视镜里观察到了车厢内那感人至深的一幕，司机师傅应声将大巴稳稳地停在了公路边的宽阔处，小姑娘手里捧着的杂志依依不舍的伸向刚刚打开的大巴车门。小精灵意识到了大自然的召唤，同时也似乎准确地感知到了人

们的善意，它袅袅婷婷地向路边的花丛稳稳落下，旋即融入了袭人的花香之中。车厢里片刻静场之后，蓦地爆发出了欢呼与热烈的掌声，小姑娘害羞了，一头扑进了妈妈的怀抱……

黄昏时分，我们的旅游大巴带着一路风尘驶抵静泉寺，静泉寺位于商洛市近郊的静泉山下，寺因山而名，“天下名山僧占多”，信然！信然！站在清澈如镜的丹江岸边放眼望去，奇崛突兀的静泉山拔地而起，卓然不群。与周围的山兄山弟们相比较，静泉山显得非常特别：这山并不是很高，但她如迎风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那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生气勃勃茂密无间的各类叫不上名目的花花草草们，多像少女美丽妩媚的裙裾。寺院依山而建，有石径逶迤蜿蜒依山势而上；寺内殿宇错落有序，大多以摩崖天然洞穴为主。我一边拾阶而上，一边在心里暗自琢磨静泉寺寺名的来历：寺因山名，莫非此处真有一个让人惊喜的山泉么？寺院内的香火很盛，香客也很多。我因了想探幽知微的念头，不断的打量着缘石阶上上下下的游人，意欲寻找一个可以攀谈的香客。年纪尚轻者肯定不可去搭讪，往往会由于自己耳背听不真切而生一肚子闲气还不得要领，我是决计要尽量退避三舍，不与年轻人较劲。说句实话，我非常喜欢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年轻后生，这世界因为他们而无限生动：太阳是从他们的笑脸上冉冉升起的；花儿是在他们的笑声中徐徐绽放的；妩媚的明月是在他们的睡梦中悄悄地将银辉均匀地撒向大地……

我的脚步在自个儿一声长长的叹息中停了下来。

喘息方定，环顾眼前美不胜收的秋景，放眼足下郁郁葱葱的河川，心里一时间波澜汹涌难以平静，竟凸现作诗的冲动。沉吟片刻，终因才乏情困而不得，蓦地，苏轼先生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悠然涌上心头，不觉得便念了出声：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千骑卷平岗。为酬风骚习斯文，擒猛虎，看牛郎……

“牛爷爷，牛爷爷！你错啦，你错啦！”

惊愕之下忙转身望去，原来是那位放飞小彩蝶的漂亮小姑娘，

不知什么时候她竟站到了我的身边。我轻轻的摸了摸小姑娘头上的蝴蝶结说：“爷爷错在哪里啊？”

“错了好几句呢！让我背给你听好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小姑娘不等我吱声，便声情并茂地将《江城子·密州出猎》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

“牛爷爷，你也想射老虎吗？我妈妈说啦，孙郎说的是三国时代的大英雄孙权，你……”

“玲儿……”，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可爱的小姑娘叫玲儿。她妈妈急急地用微嗔的目光制止了孩子的发难。

“对不起！牛老师，我没管教好孩子。”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啊！呵呵呵……”

“老师，这山路太陡，您慢些走，我和玲儿先上去了。”略顿了顿，她又说：“老师，我曾是您的学生，好失望啊，您不记得我啦！”“忘魂大得太太！哈哈……”

“李秋兰！”她后音儿上着意渲染的蓝田口音，犹如一道闪电刹那划过我的脑海，激活了我从小就非常自豪的记忆，一幅幅 27 年前鲜活生动充满青春气息的画面顿时涌上了心头。

“哦，这丫头……”

“老师，回头我会专门拜访您！”

循声望去，李秋兰和玲儿早已到了 50 米开外。一时间我怔在了当地，恍兮乎兮竟不晓得身系何处，木木然足下却如扎了根似的，再不知了挪动。

“嗡——嗡——嗡——”寺院内訇然响起来的洪亮的钟声，醍醐灌顶般惊醒了我，顿时感到有一股神秘的不可思议的热流自脚底源源不断的向上升起，此刻，眼睛似乎亮多啦，体内好像注入了无穷无尽的力气，脚下也轻快得多啦。我奋力缘石阶向山顶攀去，觉不得一

点儿疲累，神清气爽舒泰无比。心下暗喜不才混浊肉身大概已获得神助矣！

“阿弥陀佛——”，一声洪亮的佛号在头顶响起，止住了我已经有有些飘飘欲仙的脚步。举首望去，大雄宝殿门侧的石阶上，一位慈眉善目须发皆白的老僧正襟危坐，身旁还站着一位唇红齿白的小沙弥。就在我细细打量那位似仙似佛的老者的当口，那位看上去约摸十七八岁的小沙弥径直向我走了过来，小沙弥落落大方地单掌当胸，字正腔圆地高宣佛号：“阿弥陀佛，施主仙乡何处？冒昧请问可是姓牛？”

“我……”惊愕之余，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应对面前这位伶牙俐齿的小沙弥。他见我如此窘困，莞尔一笑，脸上显出了一对浅浅的小酒窝，朴质率真中更让人觉出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清秀峻拔、什么叫做卓尔不群。

“弘一大师请先生移驾叙话。”似乎容不得我有什么选择，小沙弥趑身向大雄宝殿右侧的一处石穴走去。

在小沙弥的导引下，我亦步亦趋地紧随其后。石穴内似有缕缕淡香随着微风拂面而来，很静，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甚至静得我都听到了自己的思绪像一条小溪在幽谷中款款流淌的节奏。

突然，眼前豁然大亮，原来我们刚刚走过的是通往一处密室的甬道。正当我惶然不知所措时，只见那位似仙似佛的老僧手捻佛珠，含笑站在一株约摸三人方可合围的古松下，频频向我颌首致意。古松下的开阔地上，一方石桌洁白如玉、晶莹剔透，一壶香茗，两只古朴典雅的茶盅，四个小石墩环侍在石桌周围。看起来真的是一幅隆重款待贵客的架势。尽管心里疑云重重，百思不得其解，但我还是断定：老僧如此这般的盛情相邀，应该没有什么恶意，我平生虽说放浪形骸，却有一条基本原则：坚决不做丧良心的亏心且亏人的事，自认是一个还比较磊落的书生。半夜间的敲门声尚且不惊不恐，老僧相

邀品茗何惧之有，何况凭我自己一而贯之的口福经历，再加上并不算太迟钝的嗅觉，桌上的那壶用以酬客的饮品当属上上之列，万万不能轻易错过。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阿弥陀佛——”，老僧一声佛号犹如当头棒喝，一激灵我才醒过神来。

“施主不必拘礼，坐了吧，坐了吧。施主从宝鸡来，老衲三日前已晓得了。施主姓牛，扶风人氏，出生于终南山太白县的一个小镇，老衲早在公元1995年秋月就晓得了。”

我刚刚落座，真正是席未暇暖，老僧一席话惊得我几乎跳了起来，我暗忖：莫非这世上真的有神仙，而且还真的让我给碰上了。脑子里刹那间一片空白，我目瞪口呆地怔到了当地。旋即，我从石墩上几乎是一跃而起。平日里与人交往虽不敢说口若悬河，但也自认向来还算得从容淡定，在众人眼里勉强是一个斯文人的形象，今日不妙得很，估摸着要栽。我开始前瞻后顾起来，下意识的为自己寻找着逃出去的退路，但当我迎着老僧笑意盈盈清澈如水的目光对接注视的时候，我心底的汹涌之潮渐渐地平息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呢？我首先记起来老父亲的目光、还有老娘亲的目光、还有老师的、最后令我脑子里豁然一亮的则是普救众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观世音自在菩萨的关注天下芸芸众生的目光。我心里顿时涌过来一阵令人舒泰无比的暖流。记得有位文学大师说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老僧的目光明确无误的告诉我：觉海慈航蕴庄严，善因恶果自彰然；今生不解往生事，无量受持系佛缘。

心静了，我知道还是这个朗朗乾坤、清平世界；还是这个旷代盛世，大家都在衣食无忧之余，沉湎于大自然的怀抱里乐而忘返。清了清嗓子，我拂了一把额上不知什么时候沁出的细汗，准备向这位神秘的老僧说点什么。可一抬头却只看到了老僧的背影。他魁梧挺拔约莫一米八以上的个头，让人很难揣测得准他的年龄。

“老衲俗名武明甲……”老僧边说边走向古松右侧一间柴扉虚

掩的石室。

他的话音不算高，但字音极其铿锵极其清晰，他自述自己俗家姓名的话语，像雷电瞬间击中了我，我傻了，我是实实在在地傻在了静泉寺神秘无比的洞天福地里了！

【二】

坐在古松下的石桌边，细细地啜品商南名茶，若无方才如雷轰顶似的“武明甲”三字袭扰，拥松品茗，与得道高僧谈禅，岂不令人心旷神怡。甚而至于还会给后世人留下一些攀附斯文的佳话也未可知呢！可现在倒好，我曾伤痕累累的心灵深处，又被这响响亮亮、磊磊落落、坦坦荡荡的三个字给击得鲜血淋漓了。

还在童年的时候，武明甲这个人就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脑海深处，是父亲在一个有明亮月亮陪伴的夜晚告诉我的。那个夜晚让我迅速地长大了，我懂得了许许多多我不可能真懂也不可能该懂的事情。事实上，父亲在那个夜晚让我受益匪浅，却也让我受害良多。当我牢牢地记住了“武明甲”这人名的同时，我也记住了太多太多我真不该记住的大事小事，这些纷纷扰扰杂乱无章但却扰人神智惊心动魄的事情，让我在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孩童岁月里，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老父亲看到我失眠而辗转反侧的狼狈样子时开心的笑了，他当时说了一句让我思考了很多年才算明白过来的话：

“听了老爸说的这些人这些事还能睡得着？你崽娃子要真能睡得着，睡得像个大马熊，你就不配做我的儿子！”

听到老爸这么说，我的鼻子酸了酸，但我咬咬牙让泪水流进了肚子里。现在想起来这恐怕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把泪水流进肚子里吧。我觉到了委屈，但我更多的感到了一种责任，感到了老爸对我的殷殷期盼。当时，最大的感触也颇为自豪的是老爸已经把我看做一个成年人了。

那一年我7岁，上小学2年级，在终南小学就读。

武明甲，湖南酃县人，1935年秋，确切地讲，是1935年9月9日，武明甲身为红军大学里年龄最小的学员，经历了他人一生中最为艰难的重大决策和抉择：北上抑或南下。当时他的心里很想北上去延安，但他脚下还没有来得及挪动，只下意识地望了一眼杀气腾腾怒容满面的李特，就立即放弃了北上的愿望。李特是武明甲的表兄，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

难道眼前这位高僧就是童年时父亲向我说的那位叱咤风云的大英雄——武明甲吗？

我的神智又不可救药地陷入了恍兮乎兮的境况……

“阿弥陀佛——”一声悠长悦耳的佛号唤醒了我，原来小沙弥不知何时已经玉树临风般站在了我面前。他笑容可掬，一举手一抬足都显出大家门风与素养。为我颇显恭敬地添茶续水后，他柔声细气地问道：

“施主，很冒昧，能否让我看一下身份证。”顿了顿，似乎生怕我会有什么不乐意，他又急急地接着说道：

“大师年已高迈，刚才见到施主太过激动，97岁的老人了，我唯恐有什么不测，所以让大师在后面略事休息。由于事体重大，生怕有什么差池，因而……不敬之处还望……”

看过了我的身份证，小沙弥让人不易觉察地如释重负般地长出了一口气。

“施主，你不用着急，也不必惶惑，稍安勿躁。我已向贵局长通融过了，依大师所嘱，贵局长同意弘一大师的安排，施主今日不参加丹江漂流了，当然也不去金丝大峡谷游玩赏景。你不会介意，也不会真的生气吧？”

小沙弥的说话语气较前明显地富有了生气，气氛也活泼了许多。今天遇到了这么多离奇诡异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心里唧咕着：好啊！你们静泉寺果真神秘难测，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你们

竟然全知全晓。可让人不解甚至有些愤慨的是凭什么不让我去丹江漂流不让我观赏金丝大峡谷的美景呢？想到此处，真的该生点儿气了。字斟句酌了半天，抬起头来准备向小沙弥诘问时，却发现我又只看到了一个很有些潇洒的背影。

“嗨——”轻轻地叹了口气，随风传来小沙弥调皮、幸灾乐祸、甚至有些欢快的调侃：

“着急也没用啊！丹江漂流虽好，恐怕今日你已无心情了；金丝大峡谷虽美，现在让你去，也是走不脱啊……”

看来小沙弥的心情在看过我的身份证之后，明显很高兴。他好像还要说些什么逗逗我的话，却被步出石室的弘一大师撞了个正着。弘一大师一声轻咳，止住了小沙弥的脚步，也吓住了他了无恶意的调侃，他驻足侧身避让在旁边，敛眉顺眼极乖巧的样子很惹人喜爱。

弘一大师手里的两本书吸引住了我，我一眼就认出那书是我早些年出的两本报告文学集——《红绿灯下》、《三色奏鸣曲》。哦——我有一点儿明白了，弘一大师是从这两本书的作者简介里知道了一些关于我的信息。

弘一大师迎着我困惑的目光慈祥地笑了笑，示意我坐下，他轻啜一口茶，特别富有穿透力的一声佛号，启开了一个让人激动让人昂扬的话题：

“阿弥陀佛——”

“孩子，老衲早在民国 24 年，也就是 1935 年认识你父亲，不不！不光认识，我是哥哥，他是弟弟，我长他几岁来着？一岁，对不对！是两岁。你该叫我伯父啊，孩子——”

弘一大师微微有些激动了，小沙弥给大师递了把折扇，就势站在大师的身边，为他轻轻地不疾不徐的捶着肩。大师渐渐平静下来。沉默了片刻，弘一大师突然又有点儿急切地问道：

“孩子，你听到武明甲这名字缘何不为所动？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父亲没有给你说过解放前的事？你、你、你是他的儿子吗？你……？”

弘一大师越说越快，语气间明显的掺杂了些许不快和疑惑。大师回首望着小沙弥，小沙弥俯首对大师耳语了几句。大师的眉头顷刻间展开了，脸上绽出灿然的微笑：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是老衲的不是了，确是老衲的不是了。”

佛号宣罢，弘一大师呵呵呵地笑出了声，他徐徐起身，捋须振衣，挺直的身板英气勃发，军人气质跃然当前。大师肃然立正，右手缓缓的举了起来，向我致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孩子，请接收老军人武明甲对你父亲的敬意和歉意！”

我的心灵最深处受到了重重的一击，全身的血刹那间向头上涌去。

“武伯伯……”

我几乎是嚎着扑向了大师，眼泪像开了闸的洪水似的狂泻而下，抱着武伯伯，我软软地瘫跪在了他的脚下。积攒了几十年的委屈、惶惑、甚至愤懑一股脑儿随着泪水发泄了出来，我不想控制我的情绪，我实实在在不想控制我的情绪，其实我也压根儿无法控制我的情绪。假如时光能倒流的话，我第一个心愿是老父亲也赶快来到静泉山，也站在静泉寺的古松下。我很想知道，他们两个老革命的聚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他们相见有发自内心的激动吗？他们之间能有发自内心的欢笑吗？武伯伯真的也能当面给老父亲道歉吗？还有，老父亲愿意接受武伯伯的道歉吗？

弘一大师似乎知悉我心里的念头，他轻轻的抚摸着我的头喃喃低语道：

“假若可见到他，我会当面给他道歉，向他谢罪……”顿了顿，抚摸着我的手突然停了下来，另只手只在我肘下轻轻一拂，顿时感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从脚下腾起，我不由自主的与大师站了个面

对面。个儿太小，我仰视大师，两行清泪沿着他饱经沧桑的脸颊无声的流淌着，他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紧地盯住我，眸子里闪烁着期待的亮光，大师抓着我肩头的双手急切间下意识地用了力，瞬间剧痛从肩头传遍了全身，直到我呲牙咧嘴的吸溜声才提醒他放了手，大师松手后，目不错睛的的表情很让人动容。

“武伯伯，不可能再见、见到他了，不可能、再也不可能了！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 17 年了……”

“这么说，老衲已无缘与你父亲相见了。17 年？他 1992 年就弃世了？1992 年、1992 年……”

弘一大师嘴里反反复复的念叨着“17 年和 1992 年”，一副很困惑的样子。接下来的场景着实又把我吓了一跳，就在大师沉吟困惑的当口儿，小沙弥正蹑手蹑足向大师身后的一间石室溜去。弘一大师一转身恰好看到了小沙弥的异状：

“叩儿！”一声轻唤，小沙弥当即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呆在了当地。他慢慢的趑过身来，我清清楚楚的看到小沙弥的脸上挂满了凄楚伤感的泪珠。

“叩儿，1992 年初春，我们曾去过法门寺……当年 8 月、对！是 8 月初，你落发剃度，皈依佛门……哦——如今老衲才算明白了，孩子，苦了你了，苦了你了！”

弘一大师含泪喃喃低语，小沙弥哽哽咽咽地哭倒在了弘一大师怀里。

此刻我再一次一头雾水，手足无措了！